

暖思
/著

一段缠绵悱恻的纯美之恋，
一曲扣人心弦的年少悲歌，
一场青春救赎的夺爱之旅！

缘分
让我们
慢慢靠近

中國華僑出版社

暖思
/著

缘分 让我们 慢慢靠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缘分让我们慢慢靠近 / 暖思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113-5313-9

I. ①缘… II. ①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4397 号

缘分让我们慢慢靠近

著 者 / 暖 思

出 版 人 / 方 鸣

策 划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茶 藤

责任校对 / 孙 丽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6 字数 / 219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5313-9

定 价 / 28.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 梦在远方，你在心上
006	第一章 念你如初
054	第二章 璀璨烟火
107	第三章 安暖陪伴
155	第四章 回首瞬间
211	第五章 向阳微笑
231	番外一 年少悲歌
239	番外二 时光的歌
244	番外三 悲情少女



楔子 梦在远方，你在心上

没有人会知道，秦臻想念的只是那一句：“小臻，好久不见！”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她仿佛穿越了几个世纪，经历了几世轮回，也无法等到，那来自天际的声音和她永远无法再触摸的他的脸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秦臻总会想起关于阿陌的种种，真的好多好多。那相思蚀骨，也让她明白了，有一种思念就像毒药，能够沁入心肺，带给人的是深深的致命伤。

窗外飙摩托车的声音那么刺耳，却让秦臻觉得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那时的林子陌总会用摩托车载着她去水村的果园里摘杨梅，摩托车上的阿陌就像偶像剧里的酷帅小霸王，秦臻觉得不好意思抓阿陌的衣衫，而他却一把拉过秦臻的手搂在他腰上。

那时的林子陌总会戏谑地说：“小臻，你要抓紧了，不然摔到地上就变丑八怪了！”

她大声地朝他喊：“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他又大声地回喊：“我说，某人摔倒了，就是丑八怪！”他们的相处总是那样自然，仿佛生下来就是

那样的。

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大颗大颗的杨梅，红得发紫，熟得发黑。

不禁让人想起宋代诗人平可正的诗来：“五月杨梅已满林，初凝一颗值千金。味胜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深。”看着想着就足以让人垂涎三尺了。秦臻看着满园的杨梅，总会不由自主地牵起阿陌的手飞快地跑向有杨梅的地方，那时的秦臻就像山林里的小鸟，那么地自由而又愉快。

她总会对他说明：“阿陌，快点、快点，我要吃那颗最红的杨梅。”

“我又没和你抢，要吃你就吃呗！”

“可是，阿陌，树太高了，我够不到。”

“哈哈，你这个小矮个，我就不给你摘。”秦臻有点生气了，准备大展拳脚，了解她的林子陌早就跑开了，她不服气地追，追不上就朝他大喊：“阿陌，你这个坏蛋，以后我再也不要给你吃我妈妈做的红烧肉了。”

“别啊，别啊，我给你摘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于是，林子陌只好乖乖地去摘杨梅，却自己把那颗最红的给吃了，气得秦臻又追着他打，满园里，都是他们的欢笑声。

时间，真的过了那么久吗？久得让她心生错觉，就如同那一句触及不到的地老天荒和那一句来不及说的我爱你，那般远得遥不可及。

又是那个季节，雨淅淅沥沥地不休不止，弄堂里传来旧唱片咿咿呀呀的声音“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

她又去了南山，那座墓碑上的黑白照片被雨水冲刷得更加醒目，那是一张微笑着的、张扬、年轻的脸，那一双温暖如春风和煦的眼睛好像还可以触摸到温度似的。

雨水淋湿了她的发，她的白裙子，她带着伞并未撑开，她穿着系带凉鞋的脚趾不小心被路上的碎片划出一个伤口，细细的血流成一小股和着雨

水一起往外流，她却不觉得疼，或许，是心里的疼痛掩盖了这些。

她颤巍巍地摸着那张照片，回忆却如海啸般席卷而来……

她叫秦臻，是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喜欢画画。她有一个小名，叫小池，是苏淼淼取的，苏淼淼就是她的妈妈。小池，小池，淼淼说，小池是一幅最美的画，她是那般形容她的名字的。她便睁着好奇的眼睛望着她。

她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是不是很美？

她的嘴角扯出一个很大的微笑，淼淼便开心地抱起她，欢快地旋转。她说，小池，妈妈就知道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秦臻继而喊出了妈妈两个字，淼淼的泪水便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

那一年，她7岁，读一年级。

班里转来了一个漂亮男孩子，比她还生得唇红齿白。那是她家隔壁新搬来的邻居，同时搬来的，还有一架崭新的新钢琴，那是镇子里的孩子都没有见到过的东西，他们会用好奇的眼睛看着那架钢琴，就像是看见了一个不知名而又不危险的怪物一般。班主任是大城市里来的一个年轻支教老师，她用标准的普通话对全班同学说：“小朋友们，这位是我们班转来的新同学，叫林子陌，来，大家拍起小手，欢迎一下我们的新同学。”

于是，全班的小朋友们都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了这个新同学，班主任望了望大家，又说：“秦臻小朋友，你愿意让林子陌同学成为你的新同桌吗？”秦臻看着那个漂亮的小男孩重重地点了点头，小男孩背着一个黑猫警长图案的书包坐到了她的旁边。下课的时候，王小虎跑来对林子陌说：“你跟她做同桌，多无趣的，她这里有问题，她不会说话的。”说毕，王小虎还比了比头，秦臻突然很生气，一拳过去就把王小虎那颗要掉的门牙打飞了，还说了一句，“你脑子才有问题。”

王小虎一边捂着流血的嘴巴一边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秦臻说了一句，

“原来，你会说话呀！”秦臻读一年级已经有三个月了，这三个月来她没有和班里的任何同学说过话，她总是拿着一盒水彩笔在一个小本子上画呀画的。其实她已经会说话了，但是她就是不愿意和大家说话。

林子陌看着她桌子上画的画对她说了一句，“呀，你画的小河好漂亮。”秦臻突然变得很开心，望着漂亮的小男孩回了一句，“你长得真漂亮。”

“漂亮不是说女孩子的吗？我妈妈从来不会说我漂亮的。”小男孩的睫毛很长，眼角有一颗泪痣，说起话来，那浓密的睫毛就像是蝴蝶的翅膀一般，扑闪扑闪的，秦臻很想伸出手去摸一摸。

“你知道画里的小河在哪里吗？”小男孩摇摇头，“放学我带你去看小河好不好，还有小水鸭呢，可漂亮了！”

“嗯，那我们放学一起去吧！”

两个孩子背着书包走到了青木河边，青木河的水可清了，果真，有许多小水鸭在上面游来游去的。男孩子把手伸进书包里捣鼓了半天，拿出了一把口琴吹了起来，秦臻望着小男孩，一下子变得很崇拜。

“你吹的是什么呀，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般好听，比人家唱出来的还要好听呢！”

“真的吗？那以后，我都给你吹，但是你不许告诉我妈妈，我妈妈不给我吹这个。”小男孩有些祈求地说。

“好呀，可是你妈妈为什么不给你吹呀，你吹的可好听啦，你妈妈说说不定会喜欢呢！”

“她只许我弹钢琴。”小男孩有些委屈地说道。

“钢琴是什么呀，长得好看吗？”她有些好奇地问。

“就是能弹出好听旋律的乐器。”

“那你会弹给我听吗？”

“好呀！”

那是多久的事情了，原是那般美好的，如今忆起，心却疼得难以复加。

第一章 念你如初

1

7年是怎样长的一个时间呀，他的容颜依旧在她心底清晰。可她知道，是他路过了她的全世界，年少的时候，她想长大后变得倾国倾城，可她，没有倾了国、倾了城，却倾了她自己。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南山墓园里，可以见到许多逝者的家属陆陆续续的来扫墓。在一座墓碑前，一位清瘦的女子正在点燃一幅绣品，她眉眼低垂，表情显得极为凝重，风吹起她三千发丝，更为她增添了一份凄楚之色。此时的她是悲伤的，她望着墓碑上那一张黑白分明的照片，哽咽地说：“阿陌哥哥，我迟到了多年的绣画，你可喜欢？”

这一年，她24岁，已嫁作他人为妻。站在她身旁卓尔不凡、气质优雅，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的男子正是她的新婚丈夫。他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把那一幅绣了许久的绣品烧成一片灰烬却并不多言，待她完成一切动作之

后，他把手里捧着的那束鲜花献到墓碑前，并朝着墓碑上的少年行了一个礼，转过身对着女子说：“小池，我们该走了。”

女子朝他示意地点了点头，男子便牵起女子的手下山，路并不好走，有许多碎石，男子却耐心地牵着她，小心翼翼地，没有一刻放开过她的手。四月的山花开得烂漫而璀璨，而他们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明媚的春光与他们的心情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他俩刚走下山，记者就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秦臻向来低调，不知道是谁爆料了她的行踪，竟让这些记者不惜千山万水的从北京跟踪到了川水。记者犀利而又刻薄的话语是她未曾料想过的，她一时无从回答。

“秦小姐，听说墓园里有你的初恋情人，7年前，你的仇家将其误杀致死，请问传闻是否属实？”

“秦小姐，三个月前你刚和许氏新贵季副总订婚，却又在一个月前突然闪婚嫁给林风总裁林子远先生为妻，请问你们三人以前是否就是旧识？”

“秦小姐，你的成名之作《我心阙阙》画作上的小女孩和小男孩是不是你和你的初恋情人？”

“秦小姐……？”

一连串的问题轰炸让秦臻一下子变得身体不适，心脏窒息，呼吸困难，脸色苍白。男子握着她逐渐冰凉的手，察觉到她的异样，他看着记者厉声呵斥道：“我太太身体不舒服，你们再不让开，我不介意以人身故意伤害罪向法庭起诉。”

狗仔队之所以叫作狗仔队，就是哪里有什么香饽饽，他们就往哪里嗅。即便他们还想挖出些什么独家新闻，但碍于林子远的势力，只好识相地让开一条道路来。他们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把他惹怒了，可没有什么好下场，估计就连记者那碗不好混的饭也会保不住。

坐上车，他细心地为她系上安全带，递过来一瓶矿泉水，便发动了引

擎，把记者队甩得远远的。秦臻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大口，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果真是渴了许久了。

“好点没？”男子温柔地问，她乖巧地点点头。

车子里播放的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很久的歌了，缥缈而慵懒的声音传来，让她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寒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是她心里最美的愿望啊，只是天下从来就没有如愿的事情。这次来川水除了来扫墓，也是来还愿的，这座叫南山的墓园，埋葬了她一生中最亲的两个人，生平只见过一面的父亲秦天和青梅竹马的邻家哥哥林子陌。她与邻家哥哥有一个约定，待他考上清华，她就给他绣一幅最美的画，可是她没有等到他考上清华，他也没有等她。

回忆里的画面依旧清晰，那一年，小男孩对小女孩说，我也要去北京。小女孩转过身去，用灵动的大眼睛望着身后小男孩说，“可是，阿陌哥哥，你不会画画呀！”小男孩咧开嘴笑着说，“我数学好，我可以考清华呀！”小女孩想了又想，对小男孩说，“那好呀，等你考上清华，我就给你绣一幅。”

他没考上清华，也没有等到她，而她还是绣了一幅她心中最美的画，她把她的这幅油画成名作《我心阙阙》绣成了一幅绣品烧给了墓园里的少年。即便如今的她已为人妻，而少年的容颜依旧停留在17岁那一年。

时光啊，你到底带走了谁？她在心底感叹。

“阿远，我想回家住。”男子看着她微笑地说：“都依你。”她轻轻闭上眼睛，便睡了过去，或许是真的累了，醒来的时候已到家门口，男子搂着她的腰，她看着这座老房子有些犹豫，但还是走了进去。

房子一直付钱让隔壁邻居的一位阿姨帮忙照看，无非就是定期打扫一下卫生，帮忙浇浇花草之类的简单活。屋子里的东西都还是7年前的模样，显得有些陈旧，但都很干净。恍惚中，似乎看到了年少与母亲在一起的场景。那时候，母亲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的就是为了给她和雪落儿熬一碗香甜的莲子羹，那些莲子采的都是荷花塘里结的第一塘莲子，清香而爽口。

2

以前她总是在想，幸福是什么模样？也许，幸福就只是一顿简单而丰盛的晚餐而已，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她却用了那么多年才明白过来。

时光早把一切变了模样，物是人非，一种心酸涌上心头，红了双眼，湿了眼眶。“阿远，如果她们都在，那该多好？”她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把头埋在他的胸膛处，仿佛这样，才会感觉到一点温暖的存在，仿佛只有他才能给她一点点依靠。他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但还是紧紧地抱着她，揉了揉她柔顺的发，低语了一句傻瓜，她便在他怀里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

“好了，不哭了，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明天还要回北京呢！”他温柔地对怀里的她说。

“多住几天，不好吗？”她红着眼睛委屈的望着他，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宠溺地说：“你知道，公司才上手，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下次来，我们再多住几天。”她乖巧的点了点头。月光把院子照得格外明亮，也落在相拥的两人身上，那一刻，她忽而觉得，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她的心，流离失所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了归属。

一个月前，是她的婚礼。她与他几经波折，终于走到了一起，她知道，那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她义无反顾地倍加珍惜。她不是脑子发热才闪婚嫁给林子远的，她和季流川之间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而这场交易却承载几十年来的恩怨情仇与腥风血雨，在她嫁给林子远成为他的新娘那一瞬间，终于烟消云散。

那些记者的提问即便她什么都没有说，但他们口中的传闻却并非传闻，而是事实。只是那些事实，太过沉重，她一背负，就是那么多年。所以，她累了，她选择放下。

秦家和季家，终于不再相欠什么了。

刚回到北京，从她的工作室走出来，季流川就找了过来。他一脸的憔悴之色，青色的胡茬在下巴上那么明显，尽管如此，依旧掩饰不了他的精致魅惑，他还是那般的美，美到就连女子看见了都要自行惭愧。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说：“秦小臻，你确定林子远那家伙能够给你幸福？”

“幸不幸福，我说了算，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秦臻淡淡地说，心里却闪过一丝苦涩，已经结束了，何苦再纠缠不休。

“你还在恨我，是吗？”季流川的语气里透着几许沧桑。

“以前恨过，那是以前的事了，我还有事，先走了。还有，你要是真觉得愧疚，那我对你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你能离雪落儿远点，我不希望她成为第二个小晴。”丢下这句话，拦了一辆出租车，头也不回，转身离开，留下季流川一个人在原地，路人对这个略显沧桑而又面容美得异常不可思议的人纷纷注目。

小晴，就是个傻瓜，那个因为爱把自己燃尽的傻瓜，可是，她们再也不能是朋友了。其实，在她心里，她是她永远的朋友。那个留着短发，像橱窗里的洋娃娃一般精致美丽的公主，那个笑得有些傻气心底无比善良的

小晴，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

还没有到家，电话就响了起来，“臻臻姐，你在哪里？”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

“马上就到家了，你怎么想起打电话过来啦。”

“臻臻姐，快，救救我，我被粉丝追着跑，我……我……快不行了。”

“你在哪里？我马上就来。”

“你家附近的那个公园，喷水池旁。”

“司机，去栖水公园。”

司机掉过头，秦臻细心地看着窗外，寻着雪落儿的身影，果真，那姑娘正被歌迷追得紧，高跟鞋直接拎在手里，白色的不规则长裙被风轻轻荡起。秦臻赶快打开车门，让雪落儿进来，雪落儿开心地把手伸出窗外，向那些歌迷挥了挥手，比了一个飞吻的动作，引得歌迷一片狂叫。

“臻臻姐，差点就被他们困住了，还好，你救了我。”雪落儿因为奔跑，脸色绯红，看上去如盛开的蔷薇一般娇艳欲滴，正是如花儿一般绽放的年纪。

“你不好好待在公司里，怎么跑到大街上来，你不怕被狗仔队跟踪，又闹出什么花边新闻的。我们的玉女歌手，怎么还是这般淘气，你的歌迷们知道吗？”说毕，捏了捏雪落儿的那娇艳欲滴的脸。

“臻臻姐。”雪落儿竟向秦臻撒起娇来。

“是不是又偷偷跑去见他？”不用想，大晚上冒着这么大的险，能让雪落儿这般心心念念的除了季流川还有谁。

“臻臻姐，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雪落儿安静地说道。

到了家里，灯亮着，秦臻疑惑，是母亲来了吗？没有想到她和雪落儿一进门竟看到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场景，他的新婚丈夫林子远竟然围着围裙，正端着热腾腾的饭菜往饭桌上摆，看到秦臻笑着说道：“回来了，还

准备打电话给你呢！”

“好香啊！臻臻姐，谁在做饭啊？我都闻到香味了。”雪落儿在门口换鞋子，嘴里忍不住称赞着。

“你有口福了，赶上你阿远哥哥下厨。”秦臻笑着回答。

“雪落儿来啦，快，吃饭了。”林子远解下围裙，把最后一道汤摆上桌子。

“堂堂林风总裁竟然亲自下厨，臻臻姐，如果把这个新闻爆料出去，你说我会不会大赚一笔。”雪落儿调皮地说着，跑到桌子前偷吃了一块香酥炸鸡块，又赞叹道：“阿远哥哥，肯德基的厨师都没有你手艺好，臻臻姐，你也来尝一块嘛，可香啦！”

“小鬼头，竟然拿你姐夫开玩笑，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大晚上的，不好好待在公司里，也不怕你经纪人找。”林子远一眼就看穿了这丫头。

“你说乔乔呀，他早就累得睡倒了，他肯定以为我还在录音室里唱歌呢！”这是雪落儿第二次来秦臻的新家，却比在自己家还要轻松。

“听说要发第三张专辑了，叫什么来着……等哥哥想想。”林子远故作一头雾水的样子。

“雪落凡尘。”雪落儿嘟着嘴说道。

“是谁策划的，这名字真好听？”秦臻好奇地问道。

“是夏秋姐姐，夏正帆也说好。”提起家里，雪落儿显得有些不高兴。

“都5年了，还是不肯叫他一声爸爸。”秦臻叹道。

“臻臻姐，我才不原谅他和那个女人。”雪落儿又嘟起了她的小嘴。

“别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好歹也是你的妈妈。”秦臻劝道。

“她要是我妈妈，怎么能狠心把刚出生的我丢在下雪天里，丢在北城。在她心里，夏明宇才是她的孩子，我就是个阻碍她荣华富贵的祸害，真不明白，夏正帆怎么会留这样一个女人在他身边，也不怕做噩梦。”雪落

儿漫不经心地说着，把秦臻和林子远说得一愣一愣地，这孩子，原来成天看着她开开心心的，淘气来淘气去的，没想到心里装了这么多东西。

“天底下会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如娇阿姨肯定是有她的苦衷，好歹也是你的妈妈。”如娇便是雪落儿的亲生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国际知名影视明星，是夏正帆在外面养的情人，夏秋的母亲去世后，便被夏正帆扶为正妻。

“在我心底只有淼淼妈妈。”雪落儿抗议地说道。

“好了，你们两姐妹要讨论，等把饭吃完了在讨论好不？汤都快凉啦。”林子远在一旁忍不住抱怨道，他辛辛苦苦做了一下午的饭。

“吃饭，吃饭，呵呵！”雪落儿在那里吃得狼吞虎咽的。

“我说，你这是被饿了好几天吗？你吃慢些，没人和你抢，唉！”秦臻又忍不住感叹了。

“臻臻姐，你不知道，我每天吃的都是被严格规定好的，只能吃那么一点点，每次都快把我饿死啦，说什么歌手要保持好身材，我都这么瘦了，他们还要唠叨我。”雪落儿终于可以诉苦衷了。

“好啦，以后谁不让你吃饭，姐夫替你揍他去。”林子远笑着说。

“我说，阿远，别老是说些有的没的。”

“我冤枉，好不好？”

三人在饭桌前，吃得那般开心，真正的如一家人一般轻松自由，秦臻想，也许，这便是幸福，幸好，她没有迟到。

“臻臻姐，我要回去了，不然乔乔醒来，看我不在，肯定得出事的。”雪落儿说道。

“这么晚了，我们送你回去吧！”秦臻看了夜色说道。

“那好吧！”